

## 第一百一十四章 是，陛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深深地吸了口氣，未至深秋，深宮禦書房內，深色的暖爐已經開始散發著溫熱，空氣略有些乾燥，從口鼻處直入肺葉，竟有些隱隱做痛。範閑看著麵前皇帝陛下的麵容，忽然想到了很多事情，很多人。

慶國這場風雨發端於數十年前，漸漸塵埃落下，依然處在風暴眼中的，大概隻有這一對父子了。

範閑對於皇帝的態度其實很難以捉摸，甚至連他自己都無法清楚地闡釋。從澹州至京都，慶廟擦肩，太平別院旁竹茶鋪裏初逢，由賜婚再至監察院，知道了那幅在宮裏的畫像，其實範閑比任何人猜測的都要更早一些，便猜到了自己真正的身世。

不論是前世的範慎，還是今世的範閑，其實都是無父無母之人，奈何落於慶國，便多了一位叫葉輕眉的母親，後來發現原來還有一位父親——隻是這血脈身體上的承襲，要讓範閑真的視此帝王為父，其實是當時的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

那時節範閑一直在演戲，演的很漂亮，因為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內裏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靈魂，所以他可以瞞過任何人，甚至連麵前的皇帝也瞞了過去。

時間慢慢地發展，範閑漸漸開始對太平別院裏的那樁血案產生了懷疑，自然對於龍椅上的這位皇帝老子，多了幾絲警惕，甚至是恐懼，於是他演的更加沉穩而謹慎。

可是終究這麼多年了，如果說葉輕眉於範閑，是那個一直隱藏在曆史之中相通的靈魂，一個有天然親近感的存在，一個用身周每樣事物的氣息來提醒自己，從而漸漸真的與母親地形象融為一體。那麼皇帝陛下。則是用這麼多年的相處，恩寵，信任，手段，境界，一步步地靠近了範閑的生活，讓他開始徬徨起來。

不得不承認。皇帝對於範閑，投注了他這一生極難顯現的信任與寬容。在最開始的奪嫡戰中，或許皇帝還隻是看著自己的這個私生子逐漸強大，更大程度上還是在利用他，然而漸漸的，皇帝對範閑地態度轉變了，尤其是在慶曆七年京都叛亂之後，範閑能夠在慶國朝堂民間擁有如今的地位和實力。不得不說，皇帝對他地寵愛，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對太子或是二皇子的地步。

這一對君臣父子常在宮裏議事，在禦書房內閑敘，範閑有所掩瞞，所以他仍在做戲，可是做戲之餘，他能清楚地感覺到皇帝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態度。

所以這三年裏，在知道了當年太平別院真相後的三年裏，範閑一直在艱難地煎熬。他雖然一直在做著某些方麵的準備，可是一直沒有辦法真的定下心來。一方麵是他知道陛下就像夢中的那座大雪山，根本不可能輕易被人掀翻，二來他每每夜深時捫心自問，自己所處地這個夾縫，究竟會透出怎樣的光？自己該如何選擇？

他想選擇一條不見得流血的第三條道路，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地為王先驅，為這大慶的朝廷奔波著。忙碌著，完全違逆他本性地操持著，他隻盼望著任何事情，都能有一個比較平緩而光明些的結尾。

他想讓陳萍萍和父親能夠安然地歸老。

結果，這一切都成了幻影。

範閑很失望。甚至有些絕望。有些心酸，有些累。他有些不想演了。

很仔細地看完了案上的那幾封卷宗，範閑輕輕地咳了兩聲，想來先前那一次深深地呼吸，強行壓抑下心中情緒的克製，已經讓他傷勢未愈的肺葉，重新產生了某處病患。

皇帝陛下沉默地看了他，也輕輕地咳了兩聲，這一對奇怪的父子間有對彼此實力的認可，也有那種複雜地情感，便是連傷勢，也湊合到了一處，來告訴他們二人，其實他們兩個人真的是很像的兩個人。

依照陳萍萍設想當中的計較，或許範閑這時候應該流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，渾身顫抖，憤怒而且惘然，然後對皇帝陛下大聲吼叫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這是老院長做的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然後皇帝陛下便會溫和又冷酷地解釋給

他聽，陳萍萍這一生最後的幾十年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地而生活，他對於李氏皇族有怎樣刻骨銘心的仇恨，這條老黑狗過往對你的好，其實都不過是在做偽，他是想讓慶國毀於動蕩之中，毀在你我父子反目所造成的禍患之中。

然後範閑會表現的依然不可相信，甚至憤怒地斥責皇帝，這一切都是你偽造地，陳萍萍不是那樣地人，然後憤然離開禦書房，回到府上，沉思許多日子，真正了解了皇帝的苦心，陳萍萍地陰毒，如此等等，嗖嗖，諸如此類...

這才是正規的宮廷戲劇，這才是戲劇家們所需要的大轉折，情緒上的衝突終究因為鐵一般的事實，而屈服於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彼此信任，父子從此盡釋前嫌，大幕拉開，絲竹黃鍾響起，煌煌然天朝登上曆史舞台。

然而。

範閑什麼表情也沒有，他隻是將那些卷宗放回了案上，微低著頭，一言不發，似乎在思考著一些什麼極重要的東西，又似乎隻是太過疲累，疲累到今天入宮已經耗盡了他所有的精力。

皇帝靜靜地看著他，眼睛漸漸用一種極為緩慢的速度眯了起來，眼眸漸漸亮了，又漸漸黯淡了，失望之色浮現，又轉為一種平靜或者說是冷漠。

“原來...你一直都知道這些。”皇帝看著自己最疼愛的私生子，冷漠說道：“朕一直也有些奇怪，影子一直跟著你，這種事情應該瞞不過你，你應該早就知道懸空廟的事情是那條老狗做的。朕也一直在思考，若你真的按著這些卷宗上呈現出來的事情演下去。一旦問及陳萍萍因何要背叛朕，朕還真地不知道該如何開

範閑的指尖微微顫抖了一下，很敏銳地察覺到皇帝老子此時的心境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轉變，然而他的表情沒有絲毫轉換，抬起頭來，直視著對方，聲音微沙說道：“我其實一直都知道。”

皇帝眼睛微眯看著他。眸裏一道寒光一現即隱。

範閑抿了抿有些發幹的嘴唇，盡可能壓下心頭情緒的起伏。平靜說道：“而且我一直在努力著，努力著不讓過往地血，吞噬如今已然存在的事情，從下這個決心地那一刻開始，我就知道這是一個天真幼稚到了極點的選擇。隻是三年前與燕小乙生死一戰，我便想明白了，人生一世。總得努力地去做一些什麼，就算被人恥笑天真，也總得默默試一下。”

“當然，天真的事情，總是容易失敗。不過...”他看著皇帝說道：“任何偉大的事情，在最開始的時候，難道不都是顯得格外理想主義，天真到了令人恥笑的地步？比如當年陛下你和母親，和他們在澹州的海邊所立下地誓言？”

皇帝依舊沉默地看著他，眼睛越來越亮。從範閑一開口說知道，說努力，他便清楚地知曉了自己最疼的這個兒子，這些年裏究竟想達成怎樣的目標，不知為何，已經習慣了冰冷的皇帝，忽然覺得心裏有那麼一絲暖意，也許是件不錯的事情。隻是這抹暖意往往消逝的太快了一些。

“他都已經走了，都已經不想當年的事情了，你為什麼...”範閑有些木然地看著皇帝，沙著聲音說道：“為什麼非得...要他死呢？”

這句話自然說的是陳萍萍，範閑沒有吶喊。沒有憤怒地斥責。隻是充滿了一股悲涼與無奈，還有並未曾遮掩的怨恨。他木然地看著皇帝的雙眼，皇帝也這樣平靜地看著他，沉默了很久之後，皇帝笑了，笑容有些陰寒，有些失望，有些淩厲。

“啞啞...”皇帝眯著眼睛說道：“朕殺了他？”

皇帝一掌拍在了身邊的案幾上，沒有將這木案拍成碎片，但力道卻足以令案幾上的紙張飛了起來，他看著範閑，微怒低沉斥道：“朕最憤怒的便是這點，朕給了他活路，他若不從達州回來，朕或許就會當以前的事情未曾發生過，然而...他終究是一個人回來了。”“他逼著朕殺了他。”皇帝的眼神如雪山一般冰冷，“朕隻好如了他的意。朕立於世間數十年，從未輕信於人，便曾經信過他，朕甚至還想過，或許能視他為友，朕甚至直到最後還給了他機會，可是...他卻不給朕任何機會。”

皇帝陛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平靜的語氣裏充溢了令人心悸地冷漠，“奴才終究是奴才。”

聽到這句話裏奴才二字，以及那掩之不住的怨恨與鄙視，範閑的眼前似乎忽然浮現出了那個坐在黑色輪椅上的老跛子，他盯著皇帝，聲音厲寒如刀，咬牙說道：“世間的錯都是旁人地，陛下當然英明神武，隻是臣一直不清楚，當年我那位可憐地母親...究竟是怎樣死的。”

皇帝冷漠著臉，根本對範閑這句誅心地話沒有絲毫反應，隻是微眯著眼不屑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包括那條老狗在

內，我大慶所有的敵人，大概都很盼望今天禦書房內的這一幕發生，你...沒有讓他們失望，隻是讓朕有些失望，愚蠢如你，不可教也。”

範閑閉上了眼睛，然後睜開，眼眸裏已經回復了平靜，說道：“隻是有很多事情，臣始終是想不明白。”

“想不明白的事情，就不要想了。”皇帝的語氣淡漠，但很明顯，他對範閑今天的表現有些失望，至於最後那句追問葉輕眉死因的話語，卻被陛下下意識地壓在了意識海洋的最深處，不讓它泛起來。他看著範閑冷漠說道：“在朕的麵前，你始終是臣，若想的多了，朕自然不會讓你再繼續想下去。”

這不是威脅，隻是很簡單的事實陳述，正如長公主當年對範閑的評價一樣。範閑此人看似天性涼薄，性情冷酷，實則多情，有太多的命門可以抓，隻不過當年京都叛亂時，長公主願望已成，根本不屑去抓範閑地命門。而今日之京都，皇帝陛下想把範閑捏的死死的。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。

聽到這句冷漠刻厲的話語，範閑站直了身體，用一種從來沒有在皇帝老子麵前展現過的直接態度說道：“陛下這些年待臣極好，臣心知肚明...”

今天禦書房內，父子二人沒有演戲，都在說著自己最想說的話語。尤其是範閑，第一次堅定地站直了身子。緩緩地將這些年與陛下之間地相處，一件一件地說了出來，說到認真處，禦書房裏的暖爐似乎都唏噓起來，香煙扭曲，似不忍卒睹這一對父子地決裂。

慶帝對範閑的好，隻有範閑自己知道，如果今天站在慶帝麵前說這番話的是太子，二皇子，或是李家別的兒子。隻怕早已經死了，然而範閑依然活著。也許慶帝本身是個無情無義之人，待範閑也不見得如何情深意厚，可是相對而言，他給範閑的情感，是最多的。

聽著範閑平靜地回憶，皇帝也漸漸坐直了身子，然後有些疲憊地揮了揮說。說道：“朕不殺你，不是不忍殺你。”

皇帝閉上了眼睛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當年的事情，朕不想在你這個晚輩麵前解釋什麼。但朕想，那些人或許一直在天上看著朕。而你是朕和你母親地兒子。或許你就像是他們留在這人間的一雙眼睛...朕不殺你，隻是想證明給你。以及那些在意你的人看，朕...才是對的。”

他睜開雙眼，冷漠說道：“而他們，都是錯的。”

範閑佝身，深深行了禮，應道：“臣會老老實實地在京都裏，看著陛下的雄圖偉業。”

他不謝皇帝不殺之恩，因為不需要謝。皇帝既然讓他活著，他自然就會好好地活下去，睜著這雙眼睛，替葉輕眉，替陳萍萍，替當年的很多人看下去。

“你會老實？”皇帝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忽然笑出聲來，笑聲忽斂，冰冷說道：“朕不信，你也不會信，不過朕從來不認為你的不老實是個缺點，隻是希望你不要不老實到朕也懶得再容忍的程度。”

“就在京都呆著吧。”皇帝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有些疲憊地說道：“就在太學裏教書也是好地，監察院和內庫的事情你不要再碰了，朕不想再在你身上花太多心思。”

話說到這個份上，已經說的不能再透徹了，皇帝給予了範閑最後一次活下去的機會，如果...他肯老實的話。即便這是一種生命上的威脅，可是範閑卻不知怎的，心頭生出一絲惘然，因為他沒有想到，皇帝老子居然最後會做出這樣的決斷。

皇帝看著範閑複雜地眼神，忽然心頭一黯，想起了澹州海邊，範閑脫口而出的那一聲父皇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以後沒事兒還是可以入宮來請安，獨處的時候，朕...允許你稱朕...父皇。”

此時禦書房內別無旁人，一片安靜，範閑身子微僵，認真應道：“是，陛下。”

沒有人知道禦書房內皇帝和範閑之間說了些什麼，但至少範閑走出禦書房時，身體完好無損，並沒有變成一縷幽魂，這個事實讓皇宮裏絕大多數人都鬆了一口氣。

陛下也有發旨讓範閑官復原位，甚至連一些隱晦的封賞暗示都沒有，反而就在範閑剛剛走出禦書房的幾乎同一時間，早已經預備好地幾道旨意發了下去，朝廷由六部三寺聯手，開始繼續加強了對監察院和內庫地清洗工作，而召蘇州知州成佳林、膠州通判侯季常，內庫轉運司蘇文茂入京敘職的旨意，也發了出去，同時封言冰雲為監察院院長地旨意，更搶先一步出了宮。

很明顯，這是內廷早就做好了準備，皇帝陛下把範閑這個兒子看的太通透，即便不肯殺他，卻也有足夠的法子，

把範閑困死在京都裏，不敢輕動，不要太不老實。

至於範閑通過啟年小組發往四周的那些信息，最後能不能夠成為與皇帝討價還價的籌碼，則要看皇帝陛下事先有沒有這種敏感度，以及強大的行動力。

而事實上，關於這兩點，這個世上應該沒有人比皇帝陛下更強。

範閑沉著臉往宮外走去，送他出宮的洪竹小心謹慎，微感驚懼地跟在他的身旁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